

从佛教“有漏皆苦”角度看待王西厢中的崔张爱情

张全耀

(广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 广西 桂林 541000)

【摘要】《西厢记》是我国古典戏曲的“压卷”之作,它演述了崔张爱情故事,崔张在红娘的帮助下,冲破了封建樊篱,摒除“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私下结合,崔张爱情最后以大团圆而告终。如果我们从佛教“有漏皆苦”的角度来解读崔张爱情,不失为对崔张爱情、甚至是对生活的另一种解读,从中我们可以发现,崔张爱情能够较好地体现佛教“有漏皆苦”中“求不得苦”、“苦苦”、“爱别离苦”、“坏苦”、“怨聚会苦”的思想。

【关键词】佛教;有漏皆苦;西厢记;崔张爱情

【中图分类号】I207.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10)03-0054-04

元杂剧《西厢记》是我国古典戏曲的典范作品,是元杂剧的“压卷”之作,它演述了落魄书生张君瑞和相国小姐崔莺莺的爱情故事,崔张在红娘的帮助下,为争取婚姻自主,敢于冲破封建樊篱,摒除“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私下结合,明确提出“从古至今,自是佳人,合配才子”的要求,以反对从封建家族利益出发要求门当户对的婚姻,是古代爱情作品中不可多得优秀作品。如果我们从佛教法印的角度来解读崔张爱情,会发现崔张爱情很明显地体现了“有漏皆苦”的佛教思想,这不失为对崔张爱情的另一种解读。

何为法印?《增一阿含经》卷18云:

闻如是。

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我今非独在比丘、比丘尼、清信士、清信女中为尊。乃至世间人民中独尊。今有四法本末。我躬自知之。而作证于四部之众、天上、人中。云何为四。一者一切诸行皆悉无常。我今知之。于四部之众、天上、人中而作证。二者一切诸行苦。三者一切诸行无我。四者涅槃休息。我今知之。于四部之众。于天上、人中而作证。是谓。比丘。四法之本。是故于天上、人中而独得尊。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1]

以上所言四法本末,即通常所谓“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有漏皆苦,涅槃寂静。”这就是所谓的四法印。“佛教认为,一切都是变迁不息的、无常的,广宇宇宙,不外苦集之场。由于众生不能自我主宰,为无常患累所逼,不能自主,因此没有安乐性,只有痛苦性。生命的无常,是生命的痛苦的根本原因和基本标志。”^{[2]P49}佛教通常讲的苦,有二苦、三苦、四苦、五苦、八苦乃至一百一十种苦等无量诸苦。其三苦即谓苦苦、坏苦、行苦。“所谓五苦,就是“将生、

老、病、死合为一苦,再增列怨憎会苦、爱别离苦、求不得苦和五取蕴苦而成”。^{[2]P49}本文只就崔张爱情所体现出的“有漏皆苦”行文,从“求不得苦”、“苦苦”、“爱别离苦”、“坏苦”、“怨聚会苦”五种苦相来阐释崔张爱情。

一 求不得苦

“在原始佛教看来,人的欲望是无限的,一种需求得到满足,又会产生新的需求,可是这种变异不定的欲求,必然不会得到充分的满足,必定会使自身永远陷于需求难以实现的痛苦之中。”^{[2]P81}在王西厢的崔张爱情故事中,张生对莺莺虽然是情有独钟,但其追求并不顺利,是欲求而难得。

张生在普救寺初遇莺莺,对莺莺一见钟情,西厢记第一本《张君瑞闹道场杂剧》中有一段张生的表现,颇见张生初遇莺莺之苦。当莺莺引红娘拈花枝与张生不期而遇时,张生不自主言道:“呀!正撞着五百年前风流业冤。”乍见可心人,面对“恰便似啻啻莺声花外啭,行一步可人怜。解舞腰肢娇又软,千般袅娜,万般旖旎,似垂柳晚风前”^[3]的莺莺,张生早已是魂不守舍,“魂灵儿飞在半天。”^[3]对于张生思莺之苦,第一本第一折最后的[赚煞]写得妙:

饿眼望将穿,馋口涎空咽,空着我透骨髓相思病染,怎当他临去秋波那一转!休道是小生,便是铁石人也意惹情牵。^{[3]P9}

在西厢记第一本《张君瑞闹道场杂剧》第二折中,张生拜辞长老后辗转反侧,孤夜难眠,“少可有一万声长吁短叹,五千遍捣枕捶床”,正因为张生痴迷于莺莺,故而在道场之夜,张生表现得颇为殷勤,行为颇为卖弄。直至今时,崔张二人虽然谋面两次,除月夜酬诗之外,却无进一步的发展。在西厢记第二本《崔莺莺夜听琴杂剧》中,孙飞虎兵围普救寺,要寺里将莺莺献出做压寨夫人,否则焚烧寺

收稿日期:2010-04-30

作者简介:张全耀(1971-),男,广西荔浦人,中国古代文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魏晋南北朝文学。

庙,杀尽合寺僧俗,面对如此形势,众人束手无策。无奈之下,老夫人只得同意莺莺之计,自言“但有退得贼兵的,将小姐与他为妻”。在这种形势下,张生挺身而出,藉故友“白马将军”杜确之手解除“寺警”,挽救了崔氏一家及满寺僧俗。按老夫人事先的承诺,张生理所当然的应与莺莺结为夫妻,实现他们的爱情理想,因此在“寺警”之后的“请宴”一折戏里,张生表现出无法抑制的欣喜:

“‘请’字儿不曾出声,‘去’字儿连忙答应;可早莺莺根前,‘姐姐’呼之,啁啁连声。秀才每闻道‘请’,恰便似听将军严令,和他那五脏神愿随鞭镫。”^{[1]p67}

但在紧接着的第三折里,老夫人却公然食言赖婚,令张生与莺莺兄妹相称。面对老夫人的食言,张生毫不迟疑地向老夫人直陈委曲,据理力争,以老夫人亲口许婚相质问,而老夫人却拿出莺莺已许郑恒作挡箭牌。面对悔约之老母,莺莺虽然倾慕张生,却也无计可施。张生听从红娘之言,月夜弄琴,崔张虽得隔墙相会,可是莺莺并没有很快地满足张生的要求;正是因为莺莺对张生三番两次地试探,欲许还休,以致张生病倒。

二 苦苦

苦苦——包括四个型态的苦象,即生、老、病、死。既然生而为人,便注定了他会病、会老、会死。王西厢并未涉及崔张的生、老、死,故而本文所谓苦苦的四个型态的苦只及崔张之“病”,即相思而致病之苦。病苦分两类:“一是身病,从头到脚,从里到外,‘四大’不调,众病交攻,十分痛苦;一是心病,内心忧愁悲切,十分苦恼。”^{[2]p49}

在西厢记第三本《张君瑞害相思杂剧》中,张生因所求不得,以致病倒。闻听张生病倒,莺莺焦急万分,却不能亲自探望,只得央求红娘代劳打探张生病情。而张生病倒后,他所想着的仍然是如何与莺莺相见,他在月夜弄琴却又好事难成的情况下,想着的是如何能再见莺莺一面。对于崔张二人俱患相思,有段唱词说得好:

“憔悴潘郎鬓有丝;杜韦娘不似旧时,带围宽清减了瘦腰肢。一个睡昏昏不待观经史,一个意恹恹懒去拈针线;一个丝桐上调弄出离恨谱,一个花笺上删抹成断肠诗;一个笔下写幽情,一个弦上传心事:两下里都一样害相思。”^{[3]p96}

故而,当红娘来探视时,张生急欲借红娘传达自己相思之情:

“相思恨转添,漫把瑶琴弄。乐事又逢春,芳心尔亦动。此情不可违,芳誉何须奉?莫负月华明,且怜花影重。”^{[3]p98}

面对红娘带来的张生书简,莺莺却厉声责难红娘,扬言要“告过夫人,打下你个小贱人下截来”,明明是回复张生的书简,莺莺却故作姿态,自言“我写将去回他,着他下次休是这般。”^[1]其信内容如何呢?其诗说得很明白:

“待月西厢下,迎风户半开,隔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3]p108}

明明是莺莺以诗约张生相会,可是当张生应约而来时,她却反悔了。张生跳墙而下搂住她,她怒责:“张生,你是何等之人!我在这里烧香,你无故至此;若夫人闻知,有何理说!”害得张生满脸羞愧,狼狈不堪。不仅如此,莺莺还大呼:“红娘,有贼。”扬言“扯到夫人那里去!”^[1]在红娘的劝解下,最后正色对张生言道:

“先生虽有活人之恩,恩则当报。既为兄妹,何生此心?万一夫人知之,先生何以自安?今后再勿如此,若更为之,与足下决无干休。”^{[3]p121}

正因为莺莺对张生的欲许还休,故而导致张生相思日笃,本已是抱病之身,这下更显沉重,病体难支。张生对莺莺的情无疑是真诚的,却屡次求而不得,以至一病难起,使得张生“折倒得鬓似愁潘,腰如病沈。”

三 爱别离苦

人们在主观和客观两方面都有所喜爱,但是偏要分离,难以相爱。如父子、兄弟、夫妇、朋友,情爱淡洽,欢乐相处,后来终不免是父子东西,兄弟南北,骨肉分离,甚至祸起非常,造成生离死别的莫大痛苦。

“生活的要求是人之常情,人都希望美好生活能够保持恒常不变,但是保持恒常不变的愿望和变化不居的现实之间就有矛盾,矛盾得不到解决就会招致痛苦。”^{[2]p81}

对于崔张二人来说,相爱越深,离别越苦。二人的私情很快为老夫人所察觉。

西厢记第四本《草桥店梦莺莺杂剧》第二折里,老夫人拷问红娘,有欢郎作证,红娘只得实话实说。幸而红娘机智,抓住了老夫人维护相国门风的心理,历数“夫人之过”,指出“目下夫人若不息其事”,张扬出去,必将“辱没相国家谱”。终于迫使老夫人承认了崔张的关系。老夫人虽然不得不承认崔张关系,但是立即向张生提出应举“得官”的附加条件,而一旦“驳落”下第,则令他“休来见我”,为的是“俺三辈不招白衣女婿”,这实际上是立即把崔张二人拆散。在老夫人的强力要求下,崔张二人被迫在“西风紧,北雁南飞”的凄凉气氛中分别。于是演

出了这本戏的第三折“哭宴”，即“长亭送别”。^[4]

暮秋相别，莺莺已是“离人伤感”，而离别时“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的凄凉景象，更是让莺莺恨让莺莺怨，她“恨相见得迟，怨归去得疾”；面对别离，莺莺无心妆扮；面对别离，莺莺恨母亲的无情；而对别离，她恨“蜗角虚名，蝇头微利”，“拆鸳鸯在两下里。”在莺莺看来，“但得一个并头莲，煞强如状元及第。”^[3]

在长亭宴别一折里，更多地是写莺莺的别离之苦，而“草桥店梦莺莺”一折里，写的则是张生对莺莺的思念。因为思念，张生更觉形影孤单的痛苦，他唱道：

“想人生最苦离别，可怜见千里关山，独自跋涉。似这般割肚牵肠，倒不如义断恩绝。虽然是一时间花残月缺，休猜做瓶坠簪折。不恋豪杰，不羨骄奢；自愿的生则同衾，死则同穴。”^{[3]p160}

正因为对莺莺思之过深，张生才会在草桥店梦见莺莺前来追赶，与他相会，陪他赶应。梦醒时分，只见“柳丝长咫尺情牵惹，水声幽仿佛人呜咽”，更感“畅道是旧恨连绵，新愁郁结；别恨离愁，满肺腑难淘泻。”^[3]

四 坏苦

佛教认为，“人生在世，有受皆苦”。在我们的人生中，虽然也有“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的赏心乐事。但是，若从世间相的生起、完成、变异而复归于消失的这个事实来考察，虽有偶然的美景良辰，它的结局则终归于消失。这正如方立天在《佛教哲学》中所说：“乐也是苦，乐事会变迁，如众生由富贵变为贫贱，犹如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一样，变坏带来了痛苦。”^{[2]p49}

对于崔张爱情来说亦然如此。

在西厢记第四本《草桥店梦莺莺杂剧》中，崔张二人在红娘的帮助下，绕开老夫人的阻挠，顺利结合了，张生先前颇为沉重的病至此全然不见了，第一折里的[村里逐鼓]说得好：

“猛见他可憎模样，……小生那里病来……早医可九分不快。先前见责，谁承望今宵欢爱！着小姐这般用心，不才张珙，合当跪拜。”^{[3]p137}

正因为莺莺的自荐枕席，张生才能“成就了今宵欢爱，魂飞在九霄云外”。崔张二人虽然还不是夫妻，却共享“洞房花烛夜”的鱼水之欢，然而好景不常，二人私情很快为老夫人察知。尽管老夫人被迫承认了崔张关系，却以“俺三辈儿不招白衣女婿”为由，令张生“你明日便上朝取应去”。并且言明“我与你养着媳妇，得官呵，来见我；驳落呵，休来见

我。”对于崔张二人来说，值得安慰的是老夫人终于同意了他们的婚事，但令他们痛苦的是二人马上面临一场重大的人生考验：痛苦的离别。二人先前的男女欢爱，化作离别时的凄婉与哀伤。《长亭送别》一折，重点表现的是莺莺“泪添九曲黄河溢，恨压三峰华岳低”的哀怨与痛苦。而西厢记第四本《草桥店梦莺莺杂剧》第四折着重表现的是张生对莺莺的思念。

人生皆苦，崔张爱情虽有短暂的欢爱，而更多的是痛苦，有结合前的求不得苦、相思之苦，也有别离时的肝肠寸断，更有别离后的痛苦与寡欢。

五 怨憎会苦

“人们在主观和客观两方面都有所不爱，对于怨仇憎恶的人或事，本求远离，但是，冤家路窄，仇人相遇，互相怨恨的人往往会聚集在一起，憎恨的事偏偏要纷至沓来，不得不联结在一起，这都形成了烦恼、痛苦。”^{[2]p49}人生在世，好景难常，冤家常在。张生在追求莺莺过程中所遇之孙飞虎兵围普救、郑恒之弥天谎言，都构成了张生的“怨憎会苦”。

张生在普救寺邂逅莺莺，张生对莺莺是一见钟情，是所谓“正撞着五百年前风流业冤”，而莺莺对张生也是“旦回顾觑末下”，二人乍一相遇已是情愫互生。月夜酬诗，张生刚吟完“月色溶溶夜，花阴寂寂春；如何临皓魄，不见月中人？”莺莺即依韵酬之：“兰闺久寂寞，无事度芳春；料得行吟者，应怜长叹人。”^[3]张诗见其急见莺莺之心，莺诗见其渴望有情人慰其寂寞之情；而张君瑞闹道场一折张生的殷勤和卖弄足见其心，莺莺对其也是芳心暗许，颇为顾盼张生。

可是二人的美梦被不速之客孙飞虎打破了，孙飞虎的出现，使剧情急转直下，眼见崔张爱情就要夭折。对于崔张来说，孙飞虎无疑是一个破坏者，是一个不受欢迎的可恶的人，是一个“怨憎”者，可他就是在这时与崔张凑到了一块，形成了“会”之格局。对于莺张二人来说，无疑是苦的。那么对于张生来说，其苦何在呢？用孙飞虎及其手下的话说，就是：

“寺里人听者：限你每三日内将莺莺献出来与俺将军成亲，万事干休。三日后不送出，伽蓝尽皆焚烧，僧俗寸斩，不留一个。”^{[3]p48}

莺莺如果与孙飞虎为妻，则自己与莺莺结合就绝无可能；如果不送莺莺与孙飞虎为妻，则会“伽蓝尽皆焚烧，僧俗寸斩，不留一个”，其结局是自己丧命，而莺莺亦且不保。这是一个极其艰难的抉择，当然是一个弱者在强权面前无奈的“苦”。

对于莺莺来说,其苦又何在呢?从了孙飞虎,虽非其愿,却能挽救合寺僧俗的性命,也可保普救寺无虞,先人亡灵免遭侵扰。而不从孙飞虎,却有莫大的危害,且自己也不可能全身而退,在此情景下,莺莺想到了死,“我不如白练套头儿寻个自尽,将我尸骸,献与贼人,也须得个远害全身”,但莺莺毕竟比她母亲来得冷静,她恨孙飞虎,她不甘心做他的压寨夫人,她要尽一切能力反抗,提出“不拣何人,建立功勋,杀退贼军,扫荡妖氛;倒陪家门,情愿与英雄结婚姻,成秦晋。”^[1]当然,莺莺出此下策肯定是情非得已,其宁愿牺牲自己而不愿轻意委身贼人的行为甚是可敬,其就是死也要救合寺僧俗的精神也令满寺的七尺男儿汗颜。所幸的是,张生在这时站了出来,修书与故交白马将军杜确,着惠明送去,而杜确及时赶到,救了合寺僧俗之难,这为崔张爱情的顺利发展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可是好事多磨,老夫人悔婚,要莺莺与张生以兄妹相称,幸得红娘热心相助,崔张才得遂心愿,成就了一段好事,老夫人在事实面前虽然被迫承认了这桩婚事,但又以“俺三辈不招白衣女婿”为由,要张生“上朝取应”,造成了崔张二人的离别之苦。当张生高中状元还来不及归家时,郑恒的出现又造成了崔张二人的矛盾。

西厢记第五本《张君瑞庆团圆杂剧》第三折中

郑恒粉墨登场,他之来河中府,是应姑母之请来扶柩并与莺莺完婚来的,可是待他离开京师来到河中府,打听得孙飞虎兵围普救寺欲掳莺莺为妻时,张君瑞退了贼兵,姑母已经将莺莺许了张生。郑恒为实现自己夺回莺莺之阴谋,利用老夫人“最听是非”之毛病,竟对老夫人撒了一个弥天大谎,道是张生夸官游街时被卫尚书抢了亲,做了卫家女婿。老夫人被激怒后,不问青红皂白,就让郑恒“拣个吉日良辰,依着姑夫的言语,依旧入来做女婿”^[2],以致二人的婚事出现了重大的危机。对于崔张二人来说,郑恒无疑是另一个“怨憎”者,他的出现,几乎造成张生与崔家所有人的反目。虽然最后张生在白马将军杜确的帮助下,奉旨成婚,有情人终成眷属,但是对于崔张二人来说,郑恒就是一个“怨憎”者,他的出现,是对崔张爱情的破坏,对于崔张二人本应美好的爱情来说,无疑是苦的,正所谓的“怨憎会苦”。

同是对崔张爱情故事的解读,方法很多,视角也很多,如果以传统的解读方法来看崔张爱情故事,崔张的爱情结局无疑是美好的,他们的爱情尽管并不一帆风顺,经历了坎坎坷坷,但毕竟以大团圆而告终;如果我们从佛教“有漏皆苦”的视角来看待崔张爱情,则可以看出崔张爱情所体现出来的人生皆苦的佛教思想,或许,这一切都可归结为佛教的另一个重要思想:因果业报。

注释及参考文献:

[1][东晋]瞿昙僧伽提婆译.增一阿含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2]方立天著.佛教哲学[M].长春:长春出版社,2006.

[3]王季思校注.西厢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4]郭预衡主编.中国古代文学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An Analysis of the Love between Chui Ying-ying and Zhang Jun-rui in Terms of “Bitterness from Trouble” in Buddhism

ZHANG Quan-yao

(Literature Institute,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Guilin, Guangxi 541000)

Abstract: The Romance of West Chamber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and famous works in Chinese classical plays and a love story between Chui Ying-ying and Zhang Jun-rui. Under the help of a woman matchmaker, they broke the bondage of feudalism, which demands to marry according to parents' orders, and married each other secretly. The love story ended with a good ending. If we illustrate Chui Ying-ying and Zhang Jun-rui's love story in terms of “bitterness from trouble” in Buddhism, we may find out that it is not only an understanding to their love, but also to our life. In the process of interpreting, we can hav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towards the thoughts of the phrases “bitterness from unavailable”, “bitterness from missing”, “bitterness from parting”, “bitterness from loss” and “bitterness from the meeting of evil”.

Key words: Buddhism; Bitterness from Trouble; The Romance of West Chamber; Love Story between Chui and Zhang
(责任编辑:张俊之)